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二十三回 貪嗔癡路過分心 清寧觀僧投老祖

話說陶情撫掌高談，說道：「我們四個弟兄，在人世間也是個好漢子，怎麼心情都不一？好酒貪花，逐利逞忿，終日營營，在我們自己身上，只當原來不曾有也罷了，怎麼結構在世人心中，叫他生出許多禍害？我日前分明做我本等生理，苦被個吳厭伙計，朝夕醜醜，放肆顛狂，惹出莫大事來，連累我官司受拷，逃不過明有王法。卻又被冥官較個功罪，幾乎轉推到地獄，受無限苦楚。幸虧神司黃冊冊籍解救，叫我勸化列位弟兄，各各心歸於正，勿苦了自身，兼害了他人。列位契兄弟，若肯聽我勸，小弟從今日守我本份，做些淡薄生理。王陽阿弟也寡慾養心，葆合太和，資些壽命。艾多阿弟量人為出，無吝無奢，一任天生，莫多克己。惟有阿弟，你這分心魔王做不得，做不得。大則性命不保，小則災殃受苦，都是你忿忿不平，自家惹出。依我說，今後放個汪洋度量、闊大心情，自然人親人愛，果是虛懷善柔。」王陽聽了，拍手笑道：「阿兄，你可謂怨己責人，口是心非。我們三人個個都是你勾引。只說小弟日前在客店，偶見明月，只因沽得一壺，便惹動數句，扯出一段情詞，受那老漢咕嚕了半夜。」艾多道：「便是小弟，也只因你這三盞，想起那萬斛。」魔王道：「不消講，只方才嘍囉被阿兄這瓶兒，弄得七顛八倒。」三個人把個陶情說得主意不定，恍恍惚惚，說道：「是我勾引。我那車子上瓶堆瓶滿，一發取來，我們弟兄盡醉方休，且在這分心寨盤桓幾日，再作理會。」正說間，只見嘍囉來報，寨前又來了三個客人。魔王便叫：「拿了他來屍嘍囉方才去拿，卻被這三人打倒。魔王聽得大怒，執了一根棒，走出寨門，大喝一聲：「何處行人，不獻金寶，反恃眾生事！」這三個客人也大喝一聲道：「我們也是世間好漢，去尋些買賣做的。你是何人，有金寶快早獻些出來，與我過客做禮，便饒你這毛賊性命！」分心魔王聽了，道：「哎呀！倒騙起我們來了。你是甚好漢，也留個名姓。」只見三個客人，一個開口說道：「你問我有名，說與你聽。」好漢名兒說你知，世間有我正當時。

利名場裡稱獨好，富貴叢中肯讓誰？
偏多那敢爭吾少，計較誰能把我欺？
飲酒從來先我醉，逢財到處佔便宜。
尋花問柳般般耍，美味珍饈件件齊。
喜我盈廂並滿庫，教人退讓且差池。
弟兄三個人間世，一個真強一不癡。
你如問我名和姓，吳厭名兒說與伊。

魔王聽了，笑道：「原來是一個害不足症候的客官，倒想我們的金寶。」吳厭也問道：「你是甚人，阻我行客？通個名姓來！」魔王道：「問我名姓也有，我說你聽。」

我姓名兒天下曉，父娘生來出世早。
從來心性不和乎，蕩著些兒便作惱。
也曾仗劍鬥牛衝，也曾衝鋒山嶽倒。
也曾浩然塞兩間，也曾怒髮安屍掃。
誇我好剛使出來，說我逞忿動不了。
那知我是英雄豪，赫赫威風真不小。
靈通關上知我名，分心寨內要金寶。
結交四個契弟兄，名喚分心老太保。

兩個通名道姓，正要動手動腳，爭打起來，卻好陶情在寨前看見，道：「休要動手！原來是吳厭老伙計。」吳厭見了陶情，笑道：「老伙計，你如何在這裡剪運寨中？」陶情便把別他的事情說了一番，乃問道：「老兄，你別後在店家，還是開店？還是另尋生理？杯中物還是終日不離麼？」吳厭道：「自別了老兄，終日醜醜，也還仍舊，把幾貫本錢，也只為這些忍不住，都消磨了，無計資生，懊悔不及。因此前往遠方外國，尋些生理，卻遇著這兩個朋友，也是無策度日，我三人遂結納做個忘年友，離了家鄉，投托個人家過活也好。」陶情問道：「怎叫做忘年友？」吳厭道：「這一個朋友，說起來與你分心兄弟性格差不多。也只因他著怒好惱，少年心情慣了。這一個朋友秉性愚拙，站便站個呆，坐便坐個呆，他年紀老大，有幾分直樸，故此不論老少結交，所以謂之忘年友。」陶情聽罷，便請三人入寨，尚有餘瓶，隨排小宴。大家計較本分生理，卻沒本錢，都看著艾多，說道：「如今要生理，非艾多兄弟設處，斷乎不能。」艾多道：「本錢不難，只是要尋個地方。」吳厭道：「小弟也訪得有個國度中，盡好做生意。」陶情道：「哪個國度中？」吳厭道：「離此數百里，有個震旦國度，人民廣眾，三百六十行，件件可做。」陶情道：「便散了這寨中嘍囉，守本分生理，是個千穩萬穩上計。」分心魔王依從，一時散了眾嘍囉，燒燬了寨柵，裹了些金寶本錢，前往國度中走。他七個人正走上路頭，便錯了行境。恰好一個白鬚老漢走近前來，陶情便問道：「老翁，我們是往國度中尋生理的，錯了路境，請問一聲：「這幾條路從哪條走是正道大路？」老漢道：「從中走是大道，這幾條是小路。近來地方人要近便，皆從小路，把個大道不走，他說大道迂遠，殊不知大道坦坦，該走該走。小路兒雖近便，卻邪僻險峻，天氣晴明，尚有高低難走，天陰雨雪泥泞，其實難行。你列位卻是做甚生理的？」陶情便把本行說出。老漢聽了，便罵道：「你這傷天理的，只圖賺人錢鈔，哪裡管人損傷！且莫說你一心忠厚，把醇釀美味賣與人，那人貪你美味，多少傾家害病！只說你們，不忠厚的，把水攪和在內，吃了你的，淡薄可當，泄瀉難忍，破人腸腹，致人疾病，罪過萬千。可恨！可惱屍老漢說了，不顧而去。陶情笑道：「真正晦氣，方才出門，便撞著這個撥嘴老漢。」吳厭道：「陶兄，倒是我與你做過伙計，知道攪水情弊，哪裡就有百千罪過？世間做假攪水的生理甚多，難道都是罪過？」陶情道：「正是。莫說吹肉、灌魚、挑蔥、賣菜和水，就是販綾鬻緞也用些水，何獨責備酒家作罪？」王陽笑道：「這些和水不傷人，惟酒卻滲人腸腹，罪過在此。」艾多道：「誰教吃它，又費了我？若知情不隱，便攪盡井泉，何有於我！」七人口說步亂，便不覺走人邪僻小路，按下不提。後人有七言四句嘲飲水酒說道：

饞口涎貪味美，圖錢害理攪和水。
費財腸腹又遭傷，不飲免教醉後悔。

按下陶情眾人行走僻路小道，前往國度中各相尋生理。他其中卻有生平不善經營，專廠倚靠人身過活；學好本份，把主人件件做來合當；不學好挾邪，把主人種種行去逆理。按下眾人在路不提。且說元通和尚陽神廣照，見四里「改名換姓遠投異鄉去了，他四禪之教已明，普度之因既了，入定關中，一塵不擾。一日，在淨刹中，偶然出靜，吩咐行者：「是日當淨掃焚香，只恐國王到來。」說罷，仍復入定。那行者偶然失記，地也未掃，香也未焚。卻說國王，名號異見王，乃是達摩老祖之姪。王素不重釋門，一日命執事官導引，到清寧觀裡看叔。老祖知其來意，乃命徒弟道副出觀迎接。不意王先到淨刹裡來，看見刹中行者懈怠，不掃殿焚香，大怒，便問：「主刹僧道是誰？」行者答道：「只有老和尚閉關入定。」王走至關前，見關門封閉，乃叫左右啟關。只見老和尚盤膝閉目，端坐關中。王一時怒起，叫左右打關，刹外用火焚燒。左右把關扛出刹外空地，行者泣哀求饒，王怒不解，方才叫左右舉火，只見那關內，火騰騰發起自焚。火光中一朵白蓮現出，蓮開，一個和尚望空而去。當時左右回報，異見王不信，喝令將報信執事官拿下拷罪。一時便驚動了達摩老祖，正在觀中，命徒弟道副接王，忽然叫一聲：「徒弟，我姪王懷不信心，焚了元通和尚。他那裡知正當和尚示寂，化火自焚？左右回報，王即將其欺，下執事於獄，汝能救否？」道副答道：「弟子雖有救心，卻

無救計，料王駕來，我師會面，自有方便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一個僧人走入門來，向老祖恭禮三拜。老祖見了，便問：「汝自何來？」僧人答道：「弟子自震旦國來，名喚波羅提，以夙因得投師門下，望賜收錄，備弟子數。」老祖道：「夙因果是不虛，只是汝方來此，便有一事用汝。汝能正王不信三寶、救下報信官之拷麼？」波羅提答道：「師命不敢違，願往救正。」老祖問道：「汝以何計救正？」答曰：「世人不信，總自懷疑。火裡生蓮，道本不謬，蓮開見僧，理實不虛。只以未始有見，因以啟疑。弟子微以神通力攝他歸正。」老祖點首道：「事成而返，當以功錄。」當下波羅提即走至淨刹。時王在刹中，正吩咐駕臨清寧觀，只見一個和尚立於階前，望王稽首。左右都不知僧從何來，王越發大怒，左右不報。僧即言曰：「臣僧能上不自天，下不自地，左右前後，四方不自。我王左右，怎得知而報？」王曰：「誰也？人不有實立之地，怎生而來？汝見立階前，何云下不自地？」波羅提聽得，即躡身而起，浮於空中，道：「我王見臣僧所從何處來否？」王一見，即舉手招僧，說道：「予知僧神力矣，司下地相與一談。」波羅提乃自空而下，問道：「我王疑和尚化火自焚，火裡蓮生，蓮中僧見，下報事者於獄，有之乎？」王答曰：「予正謂其誑。」波羅提乃把手一指，只見空中大火炎炎，光內蓮花百千萬朵，朵朵上都現出僧人，盤膝而坐。王見了，笑道：「此空幻耳，豈為實有！」波羅提答道：「世事未見，原屬空幻；見後又豈為實有？比如王不焚關，空也；焚關，後空也；執事未報，空也；報而王疑，疑而拷，後空也。即王駕坐刹中為有，返駕而回，皆屬空幻。」王笑曰：「此論可推廣否？」波羅提曰：「可推而廣。比如王前齋供，食畢放箸即空。只是懷不信而拷執事，雖說空而可憐，執事蒙不白疑冤，受諸苦惱，願王發信心，開天宥，原屬空來，著些實報耳。」王曰：「既屬空幻，又何實報？」波羅提答道：「一慈著善，善自有種，種善得善，即是報也。」王笑起來，吩咐饒了報信之拷，駕臨清寧觀看叔，仍命僧眾與元通和尚修齋，令波羅提主壇。後人有談萬法皆空五言四句：

萬法眼前實，過眼即皆空。

只有善因果，報應不空中。

卻說達摩老祖令波羅提救正，國王不信，去後乃面壁入定。左右到觀中，見老祖入定，隨報王：「老祖入定。」王此時便信左右之言，回殿而去。波羅提主壇，齋事既畢，回觀適遇老祖出靜，波羅提上前參拜。老祖道：「我知汝微現神力，正王信心，他日演化功成，自見汝一臂之力。今日吾徒道副修持，當借汝切磋功果。」波羅提拜受。老祖又問：「汝自震旦國來，彼國秉教善良否？」答曰：「善良固多，作業時有。非師大闡化緣，只恐迷而不悟，眾生染著，墮入無明，多生障礙。」老祖道：「一切惡業，不獨異國眾生，誤造迷染，便是本國多有。予欲演化本國，賴汝首開方便之功。」波羅提聽受謝退，老祖面壁而坐，二師各歸靜室。正才放參，只聽得半空笙簫聲響而來。道副聽得，便問波羅提道：「師兄，你聞得樂音否？」波羅提道：「聞在師兄之間後，不聞在樂音之響先。」道副道：「既已聞音，響來何處？師兄能辨其音，作何凶吉？」答曰：「響自空來，其音多吉，近地必有喜慶之事。我以神力通聞，其乃送子於善門者乎？」道副問道：「人間育子，空動笙簫，何人吹送？」答曰：「積善應以和風，萬籟自成佳韻。積惡應以厲氣，一門必有怪征。壽夭貴賤，皆兆於此。」道副聽得，合掌誦了一聲：「祖師，積善降祥，積惡降殃，人可不知修積？我當於靜定中，游觀善因何在。」說罷，波羅提一笑而去。

卻說道副發了這游觀善因志願，果於定中根尋笙簫音響之處。他縹縹緲緲在虛空中，果見祥雲靄靄，一簇長幡寶蓋，躡躡人來。乃上前觀看，見無數童男童女，擺列前行，後邊一位神司押著。道副稽首問道：「神司押這些童男童女何處去？」神司答道：「此皆善人所積，吾今送與他為子為孫。」道副道：「僧聞世有善人，亡後自歸善道。比如那善人，不論士農工商，富貴貧窮，卻都是些長者，怎麼俱是些童男童女？」神司答道：「此未始有劫也。比如善人尚存在世，只就他善功一造，善念一舉，冥官注筆應有子孫，隨降誕佳兒佳女。待他積善不倦，且莫說他長生注福，只說他百年回首。卻是輪轉後劫，前亡後化的司主。」道副又問道：「比如這童男童女，俱是一般形貌，其中寧五個大小高下、參差不等的？」神司道：「又在他善功大小，自成個高下。只要世人固守善因，莫教悔改。」道副合掌念了一聲佛號，說道：「此是現在善功，僧知報應神速，如此不差。若是世間為惡的，卻是怎樣送子送孫與他？」神司聽了道副這一句，便皺著雙眉，卻又怒恨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已說與你僧人，惡的自有轉輪一劫，這其中條款卻多，僧且靜聽吾說。」乃是幾般條款，下回自曉。